

## 烟台故事

## 我的太舅爷袁子与螳螂拳

徐滔 撰文/供图

我太奶奶的弟弟袁子，字少舟，原长岛县南长山岛荻沟村人。

我太奶奶1876年生人，娘家是荻沟老袁家。打我记事开始，已经九十多岁的太奶奶，常常跟我念叨一些老辈子的事情，印象最深的是她常说起自己会功夫的弟弟袁子，在长岛教了不少徒弟。她说后来我这个太舅爷上了东北，还和日本鬼子打过架，厉害得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这位太舅爷竟是梅花螳螂拳门第五代传人。

小孩子听老人说事，往往只听热闹，很多事情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而且也不会老记在心里，一玩起来，什么都忘了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《少林寺》一上演，立刻在小岛上引起轰动，看得最过瘾的是县宗对战王仁则，一套别开生面的螳螂拳被演绎得出神入化。正是于海和于承惠两位名家的过招，把胶东螳螂拳从民间推向银幕。

从《少林寺》到后来的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，功夫片风靡一时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从着迷影视剧，到后来刨根问底研究传统武术，相关的武术杂志和武侠小说也

都买了不少。奶奶看我们比比划划，就给我们讲：“练武不能瞎比划，你太舅爷年轻的时候在寺后（现乐园村）开拳馆，领着徒弟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，要练武，得吃苦，才能把浑身的骨头和肌肉练得梆梆硬。”

奶奶重提太舅爷这些事，一下子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。我问大爷，大爷告诉我，说你太舅爷上了丹东之后跟日本鬼子打擂，签了生死状，最后“生生把对手给劈了”。

这样的故事近乎传奇了，我半信半疑。等到1990年长岛的第一版“县志”到手，还真在里面发现了有关太舅爷袁子的简介。

地，声名大震，因此亦有“梁铁锤”之称。

姜化龙（1855-1924），山东莱阳黄金沟人，深得师父梁学香真传，是“梅花螳螂”系的另一主要传播人。在清末民初，有“打得硬姜化龙”美誉，为当时山东武林泰斗之一。据莱阳县志载：“化龙身不满五尺，又痴肥，若无能者，及试其技则灵巧若猴。”姜化龙三下沧洲无敌手，名震武林。姜化龙授拳足迹遍及胶东，晚年在烟台、莱阳设馆授徒，弟子众多，有名望的主要有宋子德、李昆山、刘祖源、姜东洋、纪雷山、袁子、于振江、崔罗亭。其中的袁子，就是我太奶奶的弟弟，《长岛县志》里所讲的那位在寺后开拳房的袁少舟。

《螳螂拳拳史》记载：“袁子（址），字绍周（少舟），师承姜化龙，是‘梅花螳螂’传播东北三省的另一支脉。主要传人有关子李瑞禄以及女儿袁侠。现今辽宁省丹东传人最多。2000年在山东青岛举办的国际武术锦标赛上，笔者（注：指撰史

者）目睹78岁的袁侠前辈下场表演，果然老当益壮，功力深厚。其主要传人有关衣海峰、王宝吉、徐再兴、王孝东等。”

少年时期的袁子，为了生计漂洋过海，上烟台当了学徒。上世纪之初，长山岛的老百姓一部分是农民，一部分是渔民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。一般情况下，男孩子长到十二三岁，就得外出学本事，就是老辈常说的当“学徒”，大多集中在烟台、大连、安东（今丹东）、奉天（今沈阳）等商贾繁华之地，主要学习打算盘、待人接物、经商贸易、采购、理货、要账及料理东家家务等。

袁子在烟台学徒的那个饭店对面，正好是一代宗师姜化龙开设的拳房，年轻人好动，又非常喜欢拳脚，不忙的时间就经常过去观摩。姜化龙相中了少年袁子的人品，故收为弟子，亲传梅花螳螂拳精要。袁子苦习8年艺成。姜化龙立袁子等五位徒弟为梅花螳螂拳门第五代传人。

据《元宝区史料汇编》记载，上世纪30年代初，一白俄大力士曾在丹东广济花园设擂台，当场抡铁锤将一枚大铁钉钉入木板里面，然后再用手拔下钉子，以示力大无比。白俄大力士向中国人声声叫阵，气焰十分嚣张。袁子路见此情，旋即挺身应战。他见擂台旁有一棵大柳树，便以掌代锤将铁钉拍入柳树节子，然后双指如铁钳般将铁钉拔出，惊得白俄大力士目瞪口呆。袁子翻身再上擂台，欲与白俄大力士继续较量，而那原本嚣张的挑战者自知技不如人，只好灰溜溜逃离丹东。袁子捍卫了民族尊严、大长了中国人志气的举动，赢得现场围观的百姓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这也使得他声名远播，很多热血青年慕名前去拜师学艺。

袁子要求弟子们不准恃强凌弱，欺侮贬低其他门派。日常生活中，袁子行侠仗义，以诚待人，经常扶危济困，救助落难之人。有一天，袁子听说了从外地来丹东谋生的武林高手赵燕荣，因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养家糊口的活计，他在自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的情况下，主动把自己在银行当护勇的好差事让给赵燕荣来做，让他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确保一家人不挨饿受冻，一时间传为佳话。

袁子的梅花螳螂拳名声远播。坐镇丹东的张作霖部下汤二虎想把袁子收为己用，几次三番派人劝说袁子给他做保镖。不畏权贵的袁子始终遵守师父的教导，一

袁子一边在烟台打工养家，一边勤奋练习武功。1929年，他从烟台回到老家长山岛，在人口较多的寺后开起拳房，招收年轻农民和渔民为徒，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传授武术。袁子的二女儿袁侠从小体弱多病，袁子教授徒弟的时候就带上她，一起练武强身。袁侠学到8岁时，不但大病小病一应痊愈，而且打得一手令人叫绝的梅花螳螂拳，岛上有个大事小情的，经常有南疆北庄的人家请她去表演助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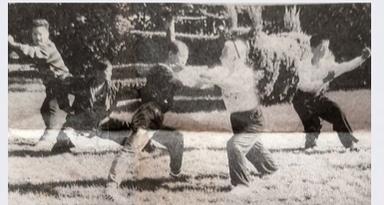
1931年，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发生后不久，长山岛调来了新的警察署加强驻防。这位署长面善亲民，排斥外寇，提防日倭，号令岛上全民习武。袁子的徒弟越收越多，从南长山岛到周边其它岛屿，都有不少渔家青年学习武术。袁子带着女儿袁侠乘船渡海，在3年时间里走遍千山八岛，传授武艺。直到1933年警察署长换任以后，袁子才结束了在岛上的武术教练生涯。

为了生计，袁子踏上闯关东的路途，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起初，袁子独自一人来到安东（今丹东），白天在银行、戏院及多家商号打工，晚上设坊教授梅花螳螂拳。许多人慕名而来，弟子越来越多。

从长岛到丹东，有关袁子与日本人、俄国人打擂比武的故事，不同的地方流传着不同的版本。在长岛是民间口口相传，在丹东有文史资料可查，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、传播途径应该有一定的关系。



袁子的女儿袁侠在2000年7月举办的第三届青岛国际武术锦标赛中，与徒弟们一起荣获三枚大赛金牌。



78岁的袁侠依旧倾心梅花螳螂拳的辅导教学，倾力传播推广梅花螳螂拳。

## 四

上世纪60年代袁子去世后，丹东“梅花螳螂门”一致推举袁子二女儿袁侠做新掌门，可她说什么也不肯，谨遵父亲的教导，择优收徒，重德修武，倾尽全力传播推广梅花螳螂拳。直到近40年后的2000年，在丹东市体委、市武协的关注和指导下，丹东市梅花螳螂拳研究会成立之时，面对门徒弟子的一致推举，袁侠才就任会长，成为丹东梅花螳螂拳名副其实的“掌门”。

袁侠作为丹东市梅花螳螂拳研究会会长、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，每天清晨于鸭绿江公园悬旗辅导，亲传弟子千余人。2000年7月底，在第三届青岛国际武术锦标赛中，时年78岁的袁侠在与二十四国参赛高手同台比赛，以梅花螳螂拳“燕子取水”“白猿偷桃”“鳌鱼侧身脚”等各种招式，勾搂采挂、刚柔相济，回旋自如似行云，进攻凌厉如闪电，一招一式见真功，一举夺得梅花螳螂拳金牌。这一次，在袁侠的带领和指导下，她的徒弟们也斩获两枚大赛金牌。

就在袁侠夺冠的那年秋天，我的妈妈和小妹徐菲去了丹东，在徐万刚叔叔他们的陪同下，去拜见了袁侠姑奶奶。

妈妈和妹妹回来跟我说，袁侠姑奶奶他们老两口住在丹东钟源小区的一套老旧的“筒子房”里，家具简单，生活简朴，她家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墙上那面绣着“梅花螳螂拳辅导站”八个金色大字的锦旗。说起这个旗帜的历史，姑奶奶自豪地说这是丹东市体委在20年前颁发给她的。自从有了这面旗，她就担负起辅导传授梅花螳螂拳的责任，每天早晨都到鸭绿江公园习武授艺，风雨不误，雷打不动，即使是春节过年也一如既往。

在丹东，很多人都听说过袁侠，一提起都是赞不绝口，夸她乐观开朗、武艺高超、师德高尚。她自立规矩：凡警察与军人习武，分文不取。很多时候，有的警察或军人临时执行紧急任务，不能准时参加培训，她便瞅着人家的空闲上门去教，或晚上到江边补课教授。在她看来，警察、军人习武是在保家卫国，教好他们武功，也是为国家尽力，为社会做贡献。

直不肯答应汤二虎的要求。被惹怒了汤二虎见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下令派人要把他捉拿下狱。袁子得知消息，便星夜离开丹东，从大连坐船回到老家长山岛。

袁子威武不屈、贫贱不移的秉性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。不久后，袁子见风声已过，又带着全家到大连谋生。18岁的二女儿袁侠在一家日本绣坊当绣工。一次，日本人见她花绣得好，又摸头又拍肩膀地夸奖她。袁侠心中大怒，连头都没抬，回手就是一掌，打得日本人哇哇直叫。袁侠正色断喝道：“告诉你动手脚不行！姑奶奶不伺候了！”说完甩手便走。等日本人想要追上她报这一掌之仇时，练就轻功的袁侠身手矫健，转眼之间早已不见踪影。还有一次，袁侠走在大街上被一个日本宪兵拦住，连调侃带戏弄地说她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、大脚片儿走路怎么这么好看。袁侠哪里吃这一套，抬手狠狠就是一拳，把日本宪兵连人带枪打到了一边，枪上的刺刀都被打飞到地上。等日本宪兵捡起刺刀找她时，袁侠早已隐入人流之中消失不见了。

东北解放前夕，袁子带着家人重返丹东定居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袁子致力于螳螂拳的武术传播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，梅花螳螂拳得到较快发展，在辽东一带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女儿袁侠和顶门弟子李瑞禄均得到他的真传，其他众多弟子也有不俗的表现。